

諾貝爾文學獎秘史

6

王鴻仁譯

一九一一年

(比利時) 莫里斯·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一九一一年，每位「有希望的」競爭者都披掛上陣了。當然，許多「沒有希望的」角逐者也紛紛跟著登場。和往年一樣，最熱心的還是法國。這次，法國的一些「圈外」人士及團體推出了一個世界文壇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昆蟲世界的荷馬」，朱勒斯·亨利·范白爾。范白爾雖然是一位昆蟲學家，然而他的著作却具有無上的文學價值，因此法國人之尊崇他實在是一件不足為奇的事情。就在那時候，法國報紙上開

始出現了許多感人的文章，報導這位德高望重的長者的經濟困境，並且向世人呼籲：以諾貝爾獎來幫助他乃是一項「無可推托的責任」。范白爾的名字於一九〇九年首度被人提出，一九一〇年也曾經出現過，不過兩次都沒有被諾貝爾基金會列入檔案，因為他的提名者都沒有送出正式的推薦書。

當提名於一九一一年元月三十日截止的時候，瑞典的候選名單上總共有二十五個名字。大體說來，這

次的競選陣容頗為堅強。第一流的作家們都再度被提名：布拉格推出沃契里基（Jaroslav Vrchlický）；雅典和君士坦丁堡推出蘇理斯（George Souris）；馬德里和哈瓦那推出盧達（Salvador Rueda）。最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的小說家，安東尼奧·佛加查洛。佛加查洛在那幾年中始終是一名極有力的競爭者。這年，他的名字再度為一名瑞典的拉丁語系文學教授所提出。那位教授在瑞典非常有影響力，一九〇四年的米斯特拉爾就是在他的支持下獲獎的。可是佛加查洛在推薦書送出後沒多久就去世了。他若沒有去世的話，則必然會在那年的競爭裏扮演一個最重要的角色。

一九一一年英國改變了戰略，不再集中全力支持一個作家了。倫敦的作家協會同時提名了好幾位候選人。協會的會長哈代（Thomas Hardy）推薦一位政治家及傳記家：約翰·摩雷（John Morley）；另外還有八十位作協的會員在摩雷的推薦書上簽名支持。哈代本人當然也被提名。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也加入了角逐的行列。不過他們兩人的推薦者為數都不太多，而且都不是重要的人物。蕭伯納就

在此年首度被提名。他的保薦人是當時文學界及科學界的頂尖人物：牛津大學希臘文的皇家教授，吉爾伯特·墨累伊（Gilbert Murray）。不過，蕭伯納要想獲獎還得再等上十四年。

安那托爾·法朗士曾經為保羅·赫爾甫所推薦，然而法朗士是一個自由思想者，很難博得瑞典學院的同情，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瑞典學院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機構。不過他在他國內所表現出來的坦誠、勇氣，以及為正義而戰的精神却使穩重的院士們也為之動容。儘管他沒有獲得這年的獎金，可是瑞典還是很欣賞他的理想主義。諾貝爾委員會的評選意見書裏有這麼一段話：「他在德雷佛斯事件中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藉此揭發了純文學作品中極度缺乏的道德理想主義。」

那年，法國的正式候選人是畢爾·羅遜。當法蘭西學院的推薦函送達時，所有其他的候選人頓時變得黯然失色。為了要提名羅遜，法蘭西學院動員了全部的力量，同時還蒐集了一份引人注意的資料。在四十八位院士當中，有十九位簽了羅遜的推薦書。推薦函中更附了一份羅遜作品的清單，上面詳細註明每本書的銷

售數量。羅遜的作品銷路極大，其中有幾部的標註尤為扣人心弦：「插圖本售出二十餘萬冊」，彷彿銷售量大就應該得大獎似的。信封裏更附了許多讚揚的評論文字，而且都是知名之士寫的。不過最巧妙的一著莫過於將幾句羅遜自己的話也網羅進去。有關羅遜的文件極為完整，迄今仍然保存在諾貝爾基金會文學獎提名檔案中。它們被裝訂成厚達六十餘頁的對開本。

「法蘭西學院老大姊」對這年的諾貝爾獎表現出這麼強烈的興趣，送出了這麼多資料，這實在令人起疑。羅遜本人的條件應該是已經够優越了。在這個誇張的競選活動背後是否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呢？是否法蘭西想要孤注一擲推出一名「必勝的」候選人呢？要是這樣的話，則法國人採用這個對策是否由於他們對前面這幾年的頒獎感到不滿？從一九〇四年米斯特拉爾獲獎以後，法國就再沒有得過這項殊榮了。在一個國家主義如此盛行的時代裏，國家的威望可不是一件可以鬧着玩的東西。

就在這種熱烈而緊張的氣氛之下，梅特林克的來到對瑞典學院而言不啻是一帖緩和劑。他的推薦函只

有短短五行，由畢爾特男爵所簽署，畢氏乃是瑞典派駐羅馬的公使，曾支持義大利詩人卡度齊獲得一九〇六年的獎金。梅特林克在諾貝爾的角逐場上不是一個生手。梅氏被提名的次數實在太多了，瑞典學院對他的名字可以說是非常熟悉。事實證明，一個「老手」身上的「銅綠」對於學院表決前的討論有很大的作用。

梅氏於一九〇三年首度為法朗士所推薦。那次法朗士將他列為第三志願，前兩個志願分別是托爾斯泰與布蘭德。一九〇四年，兩位根特大學（U. of Ghent）的教授，古芒和畢赫內（F. Cunmont & H. Prienne）以這種自豪的語氣寄了一份推薦函給瑞典學院：「此函之署名者威信他們並未為盲目的愛國心所左右。」然而，推薦梅氏的大規模活動却一直要等到一九〇八年才開始。

梅特林克這個名字在瑞典人當中並不陌生。早在一九〇四年盧奈坡（Lugen Poe）便率領他的巡迴劇團前往斯堪地那維亞，在斯德哥爾摩演出梅氏的「瑪萊妮公主」（Princesse Maleine），而這位比利時文學大師的其他幾齣戲在瑞典也都頗為叫座。此外，梅氏還獲得了一位偉大而且相當具影響力的瑞典

人的崇拜，那就是史特林堡。史氏很早以前到巴黎遊歷時就知道梅特林克的戲劇了。後來當梅氏出版了他的散文集「謙卑者的財富」時，史特林堡更熱切地表達了他的仰慕之忱。在年輕一代的文學圈子裏他的作品也頗受推重。至於瑞典學院本身，院士們的意見分歧了很久，可是最後梅氏的支持者終於戰勝了反對者。

當消息傳來時，梅特林克正在義大利。一個星期之後，他覆信給學院：「這是一個作家所能獲得的最大榮耀了。我毋須告訴諸位我是多麼清楚這點，同

時也毋須告訴諸位我是多麼感激。此刻，文字實在無法表達我的心意。」

起先他宣佈他將於十二月十日前往參加那個隆重的典禮，可是他的健康情形迫使他改變了他的計劃。於是乎謠言出籠了，說：梅特林克是個身體健壯，可是却非常害羞的人，他取消原訂計劃是因為他怕在那麼多人之前露面。大家都說：「怯場」是他沒有參加頒獎典禮的真正原因。

比利時駐瑞典公使渥特斯 (Charles C. M. A. Wauters) 代表他的同胞領取這項鉅獎，並且發表了一篇他自己的答謝辭。

一九二二年

(德國) 葛哈忒·霍卜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一九二二年，瑞典學院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葛哈忒·霍卜特曼。這個事件具有相當特殊的意義，因為霍氏是第一位獲獎的「當代人」。這是一粒新的種

籽！且讓我們回顧一下：在此之前，這項獎金的得主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是德高望重的文壇耆宿，如蘇利—普里東、班生、米斯特拉爾、蒙森和海

才等。第二類是薄有名聲的浪漫派或「異國派」作家，如顯克微支、吉卜齡、拉格洛夫以及梅特林克等。換句話說，這些得獎人當中有幾位是在官家機構支持下獲獎的，他們的作品被歸類為「舊時代之傑作」；另外幾位則是「籠罩在遙遠時地的神秘氣氛中」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有的描繪古羅馬的墓窖，有的刻畫中世紀的高塔，有的描寫印度叢林，有的則講述瑞典童話。

然而這位新的得獎人却是一位真正活在那個時代裏頭的作家。霍卜特曼飲譽文壇多年，主要是靠著他的「織工」(The Weavers)。那是一部描寫西里西亞工人生活的戲劇。批評家特別推崇他的一點是：他敢於發表和德皇威廉二世的政策大相逕庭的革命性見解。倫敦的「帕爾摩爾官報」(Pall Mall Gazette)有段評論頗足以代表當時大多數人的想法：「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霍卜特曼先生，德國皇帝恐怕不會由衷欣喜。到目前為止，法國只獲獎兩次而其他國家則沒有一個得獎超過一次以上。在這種情況下，Vaterland (德文：祖國。指德國)却四度獲獎，這確實是一項大勝利。不過話說回來，霍卜特曼

先生所代表的却是一種德皇不易容忍的戲劇藝術。」

這屆的文學獎引起了很大的騷動。諾貝爾委員會的會議和辯論是在一種遲遲不能獲得決議的情況下進行的。法國那邊傳來了一片非難之聲，英國那兒也發出了嚴重的抗議。

瑞典學院本身的內部發生了一個極大的變動。諾貝爾委員會因此而深受影響。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五日，艾孚·威爾生博士在斯德哥爾摩去世了。威爾生博士從一開始就和文學獎有極為密切的關係。雖然他曾寫過一些頗為優美的詩，可是在一般人眼中，他主要還是一個「好戰的」保守派批評家。他的筆名C·D·F，許多年來一直是年輕一輩伐撻的目標。他從一八九四年起便開始在瑞典學院擔任常任秘書。正因為他佔了這個職位，他對於學院的頒獎實務才能發揮這麼大的影響力。

一九一二年，威爾生的位置一直虛懸，直到年底才有人接任。那段空檔，常任秘書一直由威爾生的老友漢斯·希德布蘭(Hans Hildebrand)暫代。希氏是學院史料部的前主任，著著一撮白鬍子，是一個

外貌十分飄逸的老年人。學院安排他在頒獎典禮上對那年各獎得主發表傳統性的演講。這種種新的因素對一九一二年的頒獎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因為它們預示學院的政策將有若干改變。

那年共有三十一人參加角逐。這些人的條件都非常優越。法國正式推薦范白爾。不過法國文壇還有更為耀眼的人物，其中無疑地以畢爾·羅遜最為著名。他再度被提名。法國人的候選人當中還有一位舉世聞名的人物：柏格森。柏氏的推薦人是一位著名的學者：聖安德魯學院的安德魯·朗 (Andrew Lang)。一個瑞典的社團則提名拉維賽 (Ernest Lavisse)。

新的國家加入了競爭的行列。瑞士推出「奧林比亞之春」(Olympian Spring) 一詩的作者史比德勒 (他於一九一九年獲獎)。然而更重要的却是美國的介入。一九一二年以前，新大陸的代表不是些地區性的人物就是些根本不可能獲獎的詩人。這次美國一改以往的草率作風，推出了一位上等人選、一個强有力的挑戰者。美國的大學界——特別是哈佛和哥

倫比亞——傾力支持亨利·詹姆士。大不列顛的皇家學會則提名兩位出色的英國人。哈代再度上場。以他的聲望言之，這件事情是不會令人感到驚訝的。他的推薦函上推積著七十位同僚的簽名。以「金枝」(Golden Bough) 一書風靡全球的劍橋大學人類學家及神話學權威佛拉則 (James George Frazer)，首度被提名。還有一件事也頗值得注意，那就是蕭伯納首次被一羣挪威人所推薦——英國人沒有提名他。

從以上這些看來，這屆的諾貝爾獎確實稱得上是好手雲集，因此，除非霍卜特曼有出衆之處，否則不容易獲獎。從幾個理由判斷起來，他的地位確實很特殊。他於十年前首度被提名，因而具備瑞典學院的「老資格」的不成文規定。更重要的是，他的劇本在許多國家上演都廣受好評，他因此而獲得了一個國際性的聲譽。在許多人的眼中，他是一個傑出的條頓 (Teutonic) 天才，有點類似歌德；他的作品以高超的技巧揉合了各種不同派系的文學。霍氏似乎兼具了各派文學的長處。

最後由於霍卜特曼具有一種廣泛且又入微的觀察

、一種屬於個人又適用於全體人類的經驗，以及一種兼容並蓄的精神，所以瑞典學院這一屆的諾貝爾獎頒給了他。即使見解最爲歧異的文學派別也都能從他的作品中發現令他們心折的東西。

當霍卜特曼於一九〇二年首度被提名時，一場無止無休的爭論爆發了。起先，柏林大學一位著名的文學教授梅耶（Richard M. Meyer）送出一份强有力的推薦函。他說：「在真正熱愛文學的德國團體裏頭，葛哈志·霍卜特曼確實是我們這個時代中最有才氣的作家。」接著他詳細剖析霍氏的自然主義是怎樣的「烙著一種高度理想主義的標記」。然而一九〇二年，諾貝爾委員會看上了狄奧多·蒙森。

四年之後，霍卜特曼再度受到瑞典學院的重視。學院接到一份鉛印的推薦書。信中細述霍氏在他祖國文化界所佔的地位以及他出類拔萃的文學造詣。這封推薦函是由三十五位德國與奧國的文人、教授以及各學術院的院士所簽署的。這份公函給了瑞典學院十分深刻的印象，加以霍氏在隨後幾年中的一連串成就——特別是他在一九一〇年推出的那部宗教小說「信奉基

督的愚人：伊曼紐·昆特」（The Fool in Christ: Emanuel Quint）——使他的候選資格更爲確定。這一切對霍氏的獲獎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施密志（Erich Schmidt）於一九一二年提名霍氏時，他所寄出的推薦書非常簡短。施氏僅僅在信中提起前幾年就已經送往學院的資料和文件。霍卜特曼這個名字對瑞典學院而言實在太熟悉了，因此當瑞典學院在十一月十四日那天開會決定頒獎給霍氏時，消息靈通的人士們並不覺得驚訝。

瑞典學院頒獎給霍卜特曼的理由主要是：

「欲以表揚他在戲劇藝術領域中之豐碩、多樣而又出色之成就。」

一本珍貴的資料

近20年短篇小說選集編目

隱地·鄭明嫻合編 每冊35元

劃撥一九二七四號